人在旅途

澜间星火

颜文宽

再次来到嘉兴南湖，赴一场跨越百年的红船之约。

走近南湖革命纪念馆，宏大庄重的建筑立时映入眼帘，廊柱巍巍，青天澄澈，心底生出几分肃穆。

缓步入内，红船精神展示厅的红色横幅鲜亮醒目，一帧帧展陈徐徐铺开近代山河的风雨：鸦片战争之后，国土破碎，志士仁人奋起抗争、艰辛求索，于沉沉暗夜之中苦苦探寻救国前路。

一幅油画凝住关键的历史瞬间，一大代表登船的模样栩栩如生。

那艘泊于南湖之上的小小画舫，正是梦想启航之处。湖水漾开粼粼波光，天际落日熔金，一叶红船浮在烟雨南湖之间，载起开天辟地的理想。伫立入党誓词展板之前，金色党徽熠熠生辉，逐字品读誓词，更深知这份初心千钧之重。

步出展厅，行至南湖湖畔，碧水悠悠，柳丝垂岸。“红船启航地”景观花坛繁花盛放，蓝天白云之下，红船静静泊于湖面。白墙上“红船劈波行，精神聚人心”的字句，道出红船精神绵延不息的力量。馆内陈列的老留声机、旧卷册次第排布，似还留存着旧时光遥远的回响。

此番重游南湖，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望着湖上静泊的红船，思绪不由得随星火远驰，飞向万水千山的远征之路。南湖点燃的这一点初心火种，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引领下，踏上二万五千里的漫道征途，化作雪山草地间不灭的信仰，在金沙浪涌、铁索凌空的险境里淬炼重生。“红军长征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，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。”红船是梦想始发的渡口，长征是信仰淬火的远征；一叶小舟播下的火种，终在雄关漫道上燃成照亮民族前路的火炬。

南湖之行，是寻访，亦是回望，怀念与感恩油然而生，敬意满怀。百年岁月流转，当年南湖上那一叶小舟，早已驶过无数惊涛骇浪。首创、奋斗、奉献的红船精神，和不怕艰险、矢志不渝的长征精神一脉相承，跨越时空，历久弥新。精神所在，就是力量所在。

“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，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”。昔时先辈以一叶红船启新局，以万里长征救危亡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我辈生在和平年代，虽不必再踏雪山草地，却自有新时代的关隘待我们跨越。

澜间星火不息，征途未有穷期，当赓续先辈之志，不负初心，不负长征精神，稳步向前。

心灵隽语

风雨过后，光影自来

薛晓波 文/摄

一场台风过后，院子里一片凌乱。三角梅的花瓣、芭蕉的碎叶，夹杂着枯枝散落一地。清晨，风停雨歇，我把歪斜的花草一一扶稳归位，修剪掉破损的枝条，再将满地落花、残叶与断枝清扫干净，院子重又清爽整洁。

此刻，云层慢慢散开，阳光漫过院墙，洒落下来，落在花木之上。

素白的院墙，如同一张天然画纸。那株三角梅斜斜舒展枝条，艳红的花嵌在绿叶之间。枝桠疏朗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墙上投下错落的影子。花枝与暗影相融，自然铺成一幅写意小品。经风雨浸润的叶片，被阳光一照，褪去了吹打后的蔫软，重新焕发生机，红得温润，绿得清亮。

一旁的玉树静静立着，肥厚小巧的叶片，一层层簇拥在褐红的枝干上。阳光穿过细密枝叶，将影子筛成细碎柔和的斑点，映在白墙上。微风轻轻拂过，树影缓缓晃动。偶有小虫掠过，为这片光影添了几分灵动。

伫立墙前，沉醉在这片光影里，我蹲下身，拍下这难得的景致。人这一生，和这小院一样，常会遇上突如其来的风雨，打破安稳的日子，留下一地狼藉。风雨来时，慌张也好，无奈也罢，终究要俯身，一点点收拾残局，理顺被打乱的一切。



风雨再猛烈，也不会长久，有来便有去。我们不必长久困在风雨带来的狼狈之中。收拾的过程或许琐碎劳神，可正是这份耐心安顿，才等来云开日出。

不必总记着呼啸的风声，多看看风雨过后，眼前缓缓铺开的光景：三角梅依旧盛放，玉树沐着晴光，光影静静落在白墙上，安静，柔和。

生活本就是这样：有猝不及防的摧折，也有尘埃落定后的清宁。风雨终会走远，只要愿意耐心打理、静心等候，光，总会落在我们眼前。

似水流年

柿子红了

颜行

秋日，水果店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各色鲜果摆满货架。路过时，我的目光不由自主被刚上市的小山柿子吸引，鲜红欲滴，圆润光洁，皮薄通透。称了一些，不等回家清洗，走出店门便迫不及待地剥皮吮上一口，却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滋味。想起老家那棵高耸的柿子树，树上结的果子，我们舟山土话叫“阳毛薯”。

老家干碶颜家在舟山本岛的北端，清秀的凤凰山与苍劲的青龙山，一东一西，遥遥相望。凤凰山南坡下便是南洞艺谷景区，青龙山首与五雷山群峰层峦叠嶂，山尾东北侧脚下的古禅林中，坐落着留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真迹题字的隆教禅寺。两山间夹座圆圆的小山丘，像只馒头，村里人叫它馒头山。我家就在这三山环抱的岙里。

凤凰山右翼与青龙山左后麓夹出一道山谷，自上而下分布着三潭先祖挖掘的小水库，山涧水终年不绝。整条小溪，曾盛满全村孩童的欢声笑语，大家赤脚裸背，在溪水里摸鱼捉虾，肆意嬉闹。

青龙山与馒头山相接坡坎的北侧下，有一口龙眼井。井口不过一米来宽，深亦不足一米，水清澈见底，照见人影，天旱不涸，雨涝不溢。蹲下身用手一掬便可饮，泉香甘醇，冬暖夏凉，这曾是奶奶生前夏日最好的消暑“冷饮”，我记不清曾为她灌满过多少壶保温瓶。

龙眼井向南翻过一道陡坡，走五六十米，几户人家屋后的竹林边，便是那棵柿子树。树干粗壮，三个七八岁的孩童伸臂合围，指尖才勉强相触，村里没人能徒手攀上这棵大树。每到果子泛红，树主人总会架起高高的梯子，手脚并用，小心地登梯采摘。听奶奶讲过，这棵树已有上百年树龄。

立夏，桃花早已落尽，枝头爬满毛茸茸的小桃。老柿子树这才撑开那把巨大的花伞，新生的翠叶密密匝匝，镶满了刚吐蕊的四瓣儿黄白花，玲珑小巧似铃铛，待山风拂过，花瓣簌簌飘落，清香沁人，洒满树冠下的草地，也落在那个爱做梦的少年头上。

处暑，台风仍是海岛的常客。风脚刚歇，细雨仍飘，我便拽着两三岁的弟弟往外跑，嫌慢，让他骑“马杠郎”，用小手攥紧我的头发，撒开腿直奔老柿子树下。兄弟俩在湿漉漉的草丛里四处翻找被台风打落的青柿子。去得早运气好，一次便能捡上十几颗。不多时，村里的小伙伴全奔过来，树下的草地被踩得一片狼藉。

我脱下上衣，把拾来的柿子裹在衣裳里，抱在怀里，一手拉着弟弟匆匆回家。寻来一只破瓦罐，从灶膛里畚来草木灰，加水拌成干湿相宜的灰泥，将硬硬的青柿子，挑没开裂的逐个埋入，再盖上一层稻草，搁在猪圈的角落。



接下来的日子突然变得很慢很慢，盼过年似的。我每天弓腰用三根手指挨个探遍罐里的柿子。五六日后，终于摸到一颗软的，心中狂喜，连忙招呼黏在身边的弟弟舀来一瓢井水冲洗，待灰泥褪净，青柿子已蜕成橘红。我掰下半只塞进弟弟嘴里，剩下的连核吞进自己口中——有丝微甜，更多是涩味，瞬间，满口发麻。我和弟弟吐着舌头，相视傻笑。

白露，开学不久，天黑得早。晚饭刚过，一位身形瘦高、脊背微驼的中年妇人，身着玄色斜襟布衫，胳膊挎着一只小竹篮，篮口盖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，悄悄地从我家后门摸进来。我一眼便认出，这是柿子树主人家的阿庆嫂，论辈分和我同辈。打小我便知晓，每年这个时节，她总会送来一小篮熟透的柿子。每只果子比乒乓球略小些，色泽鲜红油润，手指轻轻一按，就陷下去一个软窝。父母忙不迭地谢着。

阿庆嫂家特穷，公公常年抱病，丈夫身子孱弱，她未曾生育，儿子是抱养的，平时在村里总免不了受些欺扰。父亲是生产队长，分派农活会照顾她的公公与丈夫，她家没什么可还人情的，便年年送来一篮刚熟透的柿子聊表谢意。

阿庆嫂前脚刚跨出家门，我和弟弟早已按捺不住，洗都不洗柿子，拇指与食指捏住柿蒂，就张口凑上去，嘴唇一抿，扯下果蒂，一气呵成。那连皮带核一口闷在嘴里爆汁的滋味——丝滑、香甜、软糯，润喉入胃，沁心至肺。

次日清晨，身形单薄的阿庆嫂早已蹲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下，小心翼翼地叫卖着她这年的第一箩柿子。我上学路上远远望见她，特意绕道避开，生怕被她看见，又追着硬塞给我一颗柿子。

阿庆嫂送来熟透的红柿子，自己用草木灰捂红的青柿子，那滑滑甜甜、涩涩麻麻的回味，至今念起，舌尖还泛着当时的余味，连同那岁月里谨小慎微却质朴温热的邻里人情，一齐涌上心头。

而今柿子又红啦……